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九

蘇軾詩集

PDG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作中丞初上殿劄子

乞罷詳定押班劄子

留韓呂劄子

御殿劄子

宰臣押班第二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劄子

聽斷書

乞不更責降王陶劄子

王廣淵劄子

高居簡劄子

王廣淵第二劄子

賑贍流民劄子

留吳奎劄子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

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取進止

作中丞初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

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押班劄子

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軀以宰相爲股肱以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此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旣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相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鬬訟之端則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

惜之況今災異屢降飢饉荐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呂劄子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官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

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御殿劄子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群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群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

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辟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宰臣押班第二劄子

臣伏觀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止于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

之日宰臣永不起文德殿押班也臣切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旣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已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切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

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旣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卹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劄子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貳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貳外郎以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具

充裏行不復更湏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聽斷書

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頃首捐軀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聞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阼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

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為私闘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為非而以它人之言為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為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
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
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
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
無高下言無先後唯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
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審察更以理道
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
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
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強很不已者雖加罪黜
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
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
不慎是非旣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

道所在斷之不疑茲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
伏惟聖明俯加裁察臣某昧死再拜

乞不更責降王陶劄子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辭狂妄恣爲詆毀多過
其實欲有數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
則自仁宗皇帝已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
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
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將奮軀剛之盛
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
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
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爲大
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